



圖1 彰化平原引八堡圳灌溉



圖2 二水的收驚者(兼有先生媽的角色)

尋找二水的東螺社人

文·圖—廖紫均

——水位於南彰化，舊稱「二八水」，因位居濁水溪出口北岸，此地正是濁水溪與清水溪兩條溪流的匯合處，以倒「八」字形匯聚，故稱為「二八水」。二水在清朝行政區劃分時，莊名定為「二八水莊」，屬東螺東堡；日治初期仍沿用「二八水莊」的名稱，至1920年(大正9年)街莊改制，才改名為「二水」。追溯二水地區的早期歷史，可從荷治時期談起，這裡原是屬於平埔族巴布薩、洪安雅的活動範圍，生計以狩獵、漁撈為主，土地為部落所共有；當荷蘭逐漸擴大勢力進入臺灣中部之後，除了遇到史上有名的大肚王國，也遇到東螺社。但當時的大肚番王有向荷蘭人納貢，雖說荷人要求東螺社要雙倍納貢，但常收不到稅收，因此可見在荷治時期，東螺社為大肚番王外，另一個強大的勢力。

明鄭時期鄭氏政權對於中部平埔的屠殺與剝削，造成平埔的勢力大減。然而引起大規模影響的，還是到了前清時期漢人的遷入。該區漢人大量進入屯墾，與灌溉水源穩定有關，八堡圳引濁水溪灌溉彰化平原，施世榜共花費10年整治，建造工作十分艱難，所幸有一位自稱水利專家的林先生教導，但此次的治水卻成為爾後平埔大規模遷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前清時期臺灣西部平原的平埔族，多次的進行遷移，嘉慶9年由岸裡社主導，從苗栗內山穿越，到噶瑪蘭的五圍尋找新天地，大肚溪以南只有東螺社參與，學者試圖從族群的互動來理解，似乎無法具有說服力，因東螺社不屬於中部的部落聯盟，也不曾參加大甲西社，因此有人提出，公差勞役過多，社民難以從事農耕、無法安居，比較能解釋當時的現象。另一次的平埔族大舉進入埔里，也受到關注，因原本在埔里的原住民，被強迫進入更深的山區定居。而東螺社選擇在埔里的籃城另覓新天地，現今到籃城還可見到東螺社人的蹤跡。

雖說仍有部分族人沒有跟隨遷移，留下者選擇隱匿身分或是融入漢人的人群，使得現今前往二水進行田調時，僅能就蛛絲馬跡進行推斷與分析。究竟東螺社的範圍有多大，從古契約等材料判斷，二水、田中、田尾、北斗、溪湖、溪州等地都有，而以二水的十五村來看，合和村、源泉村、大園村、倡和村、惠民村等9村屬於東螺社域。目前二水的合和村被當地人稱為「番仔村」，當地有說法以為日治初期還有見到番仔回來收番租，只是日後再也沒有見過。究竟什麼是番

仔，具有什麼特徵，當地人其實對這個詞彙是陌生的，但筆者被告知，合和村在當地有「番仔村」之稱，尤其環桃山廟四周，曾出現早期平埔人遺留的墓碑，只是無後代認領，再加上桃山廟的後方，被認為在前清時期是原住民的獵場，現今為溝通二水到竹山的要道。因此欲探詢東螺人的過去，可以從合和村為起始。

現今合和村的受訪者，多數認為祖先來自漳州，甚至以漳州的後裔自稱，不認為自身有平埔的血緣，甚至在宗教信仰上，宣稱自己是佛教徒，僅有少數人願意自稱東螺社人或是巴布薩人。有的受訪者，甚至以身體的特徵、族譜、語言、參與的活動、法事等，來證明自己是漳州人。然而合和村有個獨特的現象，是年長的婦女對於草藥的辨識，比起其他田野地還展現更多的興趣，尤其環桃山廟附近的婦女，多少都可以談一些草藥與功效，甚至家裡也有草藥的種植；而桃山廟裡也有一群女性的志工，聊天的主題環繞草藥為中心，但也擔心衛生所找麻煩，會以各家庭祖傳的青草茶來稱呼這些藥方。每次桃山廟乩童的辦事、派藥方，就是村裡的大事，婦女們會群聚討論，神明如何根據體質等差異來開藥方。然而乩童的開藥方辦事，隨著醫事法瞬間被禁止，所有的辦事已不開處方，接近停辦狀態。

位在老街的中藥舖表示，以前乩童派藥時，會有中藥材和草藥，藥師對草藥不熟，還特地到桃山廟找乩童的筆生學習草藥的種類與療效，甚至學習處理方式。民眾以前從乩童手上拿到藥單，除了找中藥房取藥材，也會找青草店，二水街上的青草店經營者，原本在廟裡擔任筆生，因跟隨乩童而累積相當豐富的草藥知識。以巴布薩人來說，草藥知識是由女性進行傳承，而女性的法師搭配法術，是傳統的治病方式。目前在二水的女性法事人員只剩下一位，這位主要替小孩收驚，早期有擔任產婆，懂得關於嬰幼兒、婦女病等的相關法術，所受的訓練除了家裡的女性長輩指導，也包含佛、道教的坐駕、爬刀梯、持咒等。但是當地人認為，僅處理簡單的家常小兒問題，不被認為具有和乩姨一樣的能力。傳統的巴布薩是女性的祭儀人員，具有豐富的草藥知識，在中醫、西醫尚未進入臺灣的年代，草藥做為各

地治病的方法，而相關的儀式，是搭配草藥的運用；但隨著漢化，屬於整體部落的儀式消失，原本的女性祭儀人員的角色也逐漸縮小。

儀式通常是地方保留古早傳統最多的一環，但是合和村裡，傳統的儀式卻是由漢人的乩童在執行，這個現象與巴布薩人土地的流失、語言的消亡、人口的遞減等緊密連結，也是漢化造成的結果。由於在地的婦女保留對於草藥的使用與知識，即使是不完整，某種程度來說，表面上東螺社人不復見於二水，實際上卻透過對於傳統草藥的認識在自我表述。然而現今當地婦女對草藥的知識，摻雜很多外地的觀念，再加上生態變遷、當地環境的改變，能被辨識與利用的草藥與以前不同，因此當地婦女展現在草藥的知識，也逐漸在轉變，年輕一輩對於草藥的認識又不如年長的女性。這個現象在許多部落或族群也都可見到，隨著現代化，傳統逐漸地消逝。



圖3 八堡二圳



圖4 位在合和村的桃山廟



圖5 在二水經營青草店者，原為廟裡乩童的筆生，因長期在廟裡幫忙，對青草藥熟悉。